

中國女作家小說選

下



中国女作家小说选(下)

尤 敏 屈毓秀 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875 插页 2 字数 271,000

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500 册

书号: 10100·531 定价: 0.90元

责任编辑 陈乃祥

目 录

杨 沫

- 房 客 2
附录：杨沫：关于《房客》 18

刘 真

- 红枣儿 21
黑 旗 30
附录：刘真：关于《黑旗》的创作 53

茹志鹃

- 百合花 57
草原上的小路 66
附录：茹志鹃：《草原上的小路》的缘起 90

菡 子

- 万 姐 93
附录：菡子：我与万姐 106

柯 岩

- 岗 位 110
附录：柯岩：关于《岗位》 123

杲向真

- 你好啊，故乡！ 126

附录：杲向真：故乡的恋情	146
 季 康	
蒙帕在幻想	149
附录：季康：致读者	171
 李 纳	
撒尼大爹	175
附录：李纳：关于《撒尼大爹》	191
 宗 璞	
红 豆	194
弦上的梦	223
附录：宗璞：《红豆》忆谈	249
 谌 容	
褪色的信	252
 张 洁	
从森林里来的孩子	278
 张抗抗	
夏	294
附录：张抗抗：关于《夏》的创作	316
 叶文玲	
心 香	319
附录：叶文玲：丝丝缕缕话《心香》	344



杨沫

杨沫，原名杨成业，一九一四年生于北京，在北京读中学，因家庭破产而辍学。在北京、河北定县等地当过小学教员、家庭教师和书店

店员。一九三三年，杨沫开始接近地下党组织，目睹他们英勇斗争的事迹，这一段生活对她以后的创作有深刻影响。一九三四年杨沫发表了第一篇作品——散文《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接着在上海《中流》杂志和《大晚报》副刊上，用小慧的笔名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在冀中一带根据地担任《黎明报》、《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的编辑，写了不少散文和短篇小说，一九五〇年写了一部反映抗日战争的中篇小说《苇塘记事》。一九五八年杨沫完成了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这部作品出版后，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的好评。一九五九年杨沫将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文学剧本。六十年代她写了一些短篇小说，有《房客》、《红红的山丹花》、《我的医生》等。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又完成了长篇小说《东方欲晓》。

《房客》是写一九三三年前后北平地下党员英勇斗争的事迹，描写了一个穷苦的丫头在地下党员张桐的教育启发下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作品以明快的笔触，充沛的热情，把三十年代城市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真实地表现了出来。

房客

人的一生不会永远是平淡无奇的，有时会突然来一个急转弯，于是一泻千里地走上了另外一条意想不到的道路。因为，我自己就有这样一个急转弯……

我叫李天方，原来叫二妞。

一九三三年，十七岁那年，我是北平西单一家公寓里的使女。我原是河北省晋县的农家儿女，爹扛长工，荒年把我卖给了地主傅老爷家。傅太太受不了农村的寂寞，我十二岁上就被他们带到北平来。他们开了公寓，租给学生住，于是我就成了丫头兼茶房。

阴历年刚过，我们公寓里住上了一位新房客。这是个青年学生。长圆脸，大眼睛，一头浓密的黑发刺猬似的蓬在脑袋上。他的行李简单，刚把一个小被卷往铺板上一扔，就急忙扒在桌上翻起书本来。照例，新房客一到，我就来打开水、抹桌子。这位新房客见我进来了，就放下书本，靠在桌边望着我，望着望着，他忽然走到我跟前，拉起了我的一双手。我吓了一跳，一边缩手，一边怒目地望着这个无礼的人。只见他紧锁双眉，指着我的一双手轻声说：

“小姑娘，这是冻的还是打的？”

啊，原来是这样！我错怪他了。因为我虽说已经十七岁了，但饥饿、凌辱，使得我的个儿只有十一二岁小孩那般高；我的手呢，它冻坏了，肿得好象两个紫红的萝卜。再加上我那身穿了五年，补了又补，已经不知是什么颜色的破棉衣，褴褛、丑小，他这么一个漂亮、干净的大学生怎会对我不好的意思呢？……想到这儿，我忽然羞愧得低下头来，不知不觉有两滴感激的泪水流到

破衣襟上。

接着，他又问起我家在哪里，父母做什么，怎么来到傅家的。他的声音柔和、亲切，那双亮亮的黑圆眼，总在我那身破衣裳和那双红肿的手上打转转。他不问还好，一问，我忽然想大哭了。但是我不敢，我忍住。心慌意乱地给他收拾好屋子，我赶快逃走了。

这位房客名字叫张桐，户口上写的是中国大学的学生。

过了两天，早晨，我到他屋里去送洗脸水，低头不语，规规矩矩。可是，他又拉住我的手，象哄小孩似的做了个滑稽的鬼脸，然后把他那刺猬样的头发抓了两抓，瞪着亮亮的黑圆眼，看着我说：

“二姐，看你的样儿，你大概还烧香、磕头、拜老天爷吧？”

这话问得多希奇！但是他却说对了。傅太太有个小佛堂，每逢初一、十五，她都吃斋、烧香、叩拜。我呢，捱了打，受了气，难受得厉害时，也常偷跑到小佛堂去跪着，默默地向神们诉说我无告的悲苦。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对他点点头。

他又说：

“二姐，你这么苦，神仙怎么不来救救你呢？”

又是一个希奇的问题！我抹着桌子低声说：

“是命吧？——神仙管不了这么多……”

他哈哈笑了起来，笑得那么天真、爽朗。我莫名其妙地望着这位新房客，这个人多么与众不同，又是多么和蔼可亲呵。笑罢了，他一边洗脸一边扭头对我说：

“二姐，你跪拜的那个神仙是不会管你的，可是另外有一个神可专爱管受苦人的事。以后，你拜拜这个神吧。”

“什么神？”我急忙问了一句。

他又笑了，摆着手：“现在不告诉你。……嘿，有个玩意你要不要？”说着他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双羊毛手套塞到我手里，又睁大了那亮亮的圆眼睛：“二姐，手可是宝贝。你戴着它吧。”

我拿着手套的手哆嗦起来了，眼泪忽然簌簌地落到手套上。

“二姐，你今年有十二岁了么？”我正在呆想什么，他又问了我一句。

我赶快抹掉眼泪，小声说：

“不，十七啦。”

“啊？……”他的眼睛瞪得更大更圆了，惊奇地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笑着说：

“啊，原来是个大姑娘啦，对不起，失敬啦！”

这个人说话真有味儿。挨着他，就象挨着一个正在爆着火花的大火盆。

这天夜晚，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我一个人走在漆黑寒冷的野地里，冻得我抱着双肩慌急地跑。跑着跑着，跑到一座老高老高的山上。这时丛林、荆棘包围着我，豺狼虎豹四处嗥叫。我正吓得无处可逃，突然黑云中出现了万道霞光，一尊菩萨在云霄中出现了。我跪下来，眼睛不敢看那耀眼的明光，心里说，“这就是房客张桐说的那位救人的神仙吧？”我正要跪下祷告，猛地一只凶狠的手卡住了我的喉咙。我要喊，喊不出；要动，动不了。我猛一挣扎，一下子掉进了万丈冰窟中。啊！又黑又冷。我正惊慌间，有两只温暖的大手把我拉了上来。一看原来是我的妈妈——五年多不见的妈妈。我抱着妈妈哭起来了——哭醒了。

几年来，捱打受气，我的心仿佛麻木了。这样一个梦，忽然唤醒了我对父母、对家乡、对亲人的深深思念。在黑洞洞的小屋里，我紧裹着单薄的破被，想着梦里的妈妈，眼泪象泉水样涌到枕头上。啊，爹娘、弟妹，你们现在在哪儿？你们也想二姐吗？……眼泪流多了，我想用手去擦拭，原来手上还戴着两只厚厚的羊毛手套，怨不得梦里两手发暖呢。这时我又想到了那位送我手套的房客，心里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这温暖只有小时候有过。唉，那是多么舒心、多么暖和的日子呀。冬天，我们一家五口共

盖着一条破被，我和两个弟妹为争盖被子常打架。打一阵我们还是哆哆嗦嗦地睡着了。当我醒来时，外面刮着吓人的西北风，可是我身上却又暖和又舒服。睁眼一看：爹盖着一条破麻袋睡在炕角；娘在月光下象个黑影似的纺着线；我们姐弟三个的身上却盖着全家所有能盖的东西。

从爹妈想到张桐，我不流泪了，一种隐隐的幸福的感觉，充塞在心里。真的，那是一种巨大的快乐……

但是，我的幸福和快乐是那么短暂，它象夏天美丽的云彩，瞬息即又逝去。……

一天午后，我正在张桐屋里擦玻璃，傅太太一脚跨了进来。这位太太虽说四十开外了，却常打扮得花枝招展，还爱故意一笑，好露出嘴里的几颗金牙。

见她进屋，张桐放下手里的书本，笑笑说：

“房东太太请坐。”

傅太太把胖身子一扭，嘴一张，露出了大金牙……

“张先生，您来到了我这个小公寓，就跟到了自己的家一样，有什么活儿……”她忽然用手向我一指，“只管指使她。不听话，您就打她的脖子拐！”

我正在玻璃上转动的手发抖了。这不是因为害怕，这是因为张桐的目光，随着傅太太的“脖子拐”正落在它上面。这是什么样的目光呵，我忽然想起了那个奇怪的梦，想起闪着万道霞光的菩萨。

“您就是北京人吧？娘家贵姓？”张桐的问话把我从迷离的梦境中惊醒来。

傅太太用手帕捂着嘴回答：

“对啦，是啊！北京人。咱娘家姓金，人们都叫我金不换。”

张桐把大拇指向傅太太面前一伸：

“呱呱叫的名字！好一个金不换！”

傅太太受到夸奖，张嘴一笑，又露出那叫人恶心的大金牙。可

是，张桐并不讨厌她，反而有一搭没一搭和她闲扯起来。

“您这公寓买卖好吧？一共住着多少位房客？”

“呀，您问这个呀，不多不少，连您整整二十位。”

“都是学生么？可有混官面的？”张桐的问话总是常常出人意外的。

“学生，都是学生。”傅太太连忙回答。“混官面的谁肯住咱这个小地方呀！”

“那么，有这号人么？”张桐随手从桌子上捡起一本红皮书，向书面一指。

傅太太惊疑地盯着张桐：“您说什么？叫您见笑——我不明白……”

张桐满不在乎地指着红皮书：“红色的。您这群房客里可有共字号的？”

傅太太如释重负般露着金牙笑了：

“哎呀，人家谁的脑门上贴着字号——我是共产党呀！张先生，我这地方可不许住那些死不了的东西……哦，我明白啦，您是，您是……”她竖着大拇指，突然神秘地蹑手蹑脚地走到张桐身边，放低了嗓门，“您是侦缉队上的？”

“侦缉队？”嗡地一声，象有人在我头上猛然打了一拳。我又看了张桐一眼——他正摇头晃脑地冲着傅太太笑呢。

唉，我不知我是怎么离开张桐的屋门的。我象驾了云，又象一头栽倒了泥坑里。

我讨厌侦缉队就象讨厌傅家俩口子一样。有好几次，住在公寓里的房客——都是些正派的好心眼的学生，突然叫侦缉队鬼鬼祟祟地弄走了，再也不知下落了。如今听傅太太说张桐也是侦缉队，再看他们两个说话的那个神气，我心里真是又气忿又难过。那天午后，在没人地方，我提着张桐送给我的手套，忍不住痛哭了。

我不再理这个“侦缉队”了。傅太太对他好起来，我却连看都

不愿看他。除了打水、扫地，我不进他的屋。进了屋也是低着头一言不发。开头，他好象不大理会；后来，他大概有点奇怪了。有一次，他见我一进屋，就放下正在写字的笔，默默地盯着我的手，忽然他又拉住这双红肿的手，又用那使我激动的目光轻轻说：

“二姐，手怎么还是肿？怎么精神不好？是想妈妈么？”

我把手慢慢缩回来，心里说不上来的纷乱和难受。这是个好入呀！可是，为什么他一见了傅太太就变成讨厌的“侦缉队”了呢？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呢？我心里忽然产生一股强烈的欲望——我要了解他！

这天晚上，我到后面去弄煤，从一位名叫魏云清的房客的后窗下面经过。听见张桐在里面说话的声音，我站住了。过去，傅太太常叫我去偷听房客们的谈话，我从来都讨厌做这种事情。现在，忽然自动站在人家的窗下了，由于害羞，忍不住心跳起来。

这是张桐的声音：“老魏，毕业就失业，这不是你个人的倒霉，这是社会问题。……振作起来，看看现代有意义的书；总钻在你那古书堆里，它就要把你霉坏啦。”

魏云清三十岁上下，大学文科毕业生，苍白脸，瘦长个子，高颧骨上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张桐说完话，只见他那瘦长影子在窗纸上晃来晃去，半天才摇头叹气说：

“张仁兄，生不逢时，奈何奈何？谢谢你仁兄的关切。我既没有权贵亲朋做靠山；又不会拍马逢迎投人所好。因此，毕业两年，竟贫无立锥之地……”

张桐打断他的牢骚，笑道：“老魏，你真是个迂夫子，学了满腹文章，你就叫它们烂到肚里么？你以为离开仕途，人生就再没有别的道路了么？”

我喜欢念书，有个大小空，我就偷着念书写字，不会时，就问问房客们。（我还问过张桐两次，他比别人教我更热心。还说以后多教我呢！）傅太太为了买卖上的方便，对这点倒也不阻拦。因

此，张桐和魏云清那些文绉绉的谈话，我还能听出个大概来。

魏云清停止了走动，仰面朝天张大嘴巴想要说什么，却只“啊、啊”两声便不言语了。我的眼前忽然闪过他那苍白瘦长的脸；他那成天锁着眉头坐在桌前唉声叹气的愁容。他欠了房饭钱，傅太太停止供给他伙食，每天还到他屋里连骂带挖苦地和他大闹几次。他呢，只是陪着苦笑。傅太太一走，他就哼唧着什么“呜乎！生不逢时……”

想到这些，我再没心思偷听他们的谈话了，然而，张桐究竟是什么人呢？我还是没有弄明白。

我们公寓里还住着一位来投考大学的女学生，名叫胡玉洁。才来时，挺用功，成天抱住书本啃。后来，她和张桐认识了，他们常在一起谈谈扯扯，她就不那么用功了。我很想向胡玉洁打听张桐是不是好人，可是，又不好意思张嘴。一天晚上，我去给胡玉洁送水，张桐正在她屋里，我扭身刚要走，张桐拦住我说：“二姐，歇一会儿。你们公寓的活儿哪有个完。”我的腿就真的不动了，心想正好听听他们谈什么。

胡玉洁说：“老张，我不想考大学了。”

“为什么？”老张把他那刺猬头发往后一抹，睁大亮亮的圆眼问。

胡玉洁黄黄的长脸，因为激动泛起红晕。她指着隔壁魏云清的屋子，说：“那位老先生大学毕业了又怎么样？社会问题不解决，个人怎么也是没有出路，这不是你说的么？”

张桐笑起来，露出一嘴白牙，那股活泼洒脱劲儿和对待傅太太的俗气样儿完全两样。他不笑了，指着我对胡玉洁说：

“看看这孩子，在现时的中国到处多得很呵。为了这些受苦难的人，也为了我们自己，知识阶层不应当另寻找一条道路吗？”

“什么道路？”胡玉洁庄严地问。

“你们说呢？”张桐看看胡玉洁，又看看我，严肃的脸上露出调

皮的微笑。

我傻子似的站在屋角，听到张桐的问话，不禁吓了一跳。胡玉洁刚来时是不太搭理我的，后来态度就比较好了，现时，她忽然握住我的手，亲热地摇晃着，说：

“二姐，你听懂了张先生的话吗？”

还没有从嗓子眼里说出“不”字，我猛地打了个冷战，傅太太在门外骂起来了：

“二姐，你个小捱刀的！浪到哪儿去啦？”

下面一顿毒打我不愿叙述了。我的身上、脸上又多了无数的血印和紫斑。傅太太一边用藤条抽我，一边骂道：

“姓张的、姓胡的是你的亲爹亲娘？你、你想叫这些探子把你拐跑啊？”

我有个怪脾气，不管傅家两口子怎么打骂、凌辱，我从来不掉一颗泪，也不哼一声。任凭他们喊我傻子，哑巴、倔牛……。如今，当我听到傅太太喊张桐“探子”的时候，我发出了声音——我猛地把傅先生按着我的那双干枯的手一甩，伸直脖子大声喊道：

“他不是探子！”

我这从未有过的举动，把这两口子吓了一跳。他们停止了手中的动作，瞪着四只眼睛望着我足有半分钟。当傅太太醒过劲来又举起藤条的时候，傅先生摆摆手，说：

“别打了，我有话说。”

傅先生是个老刀笔，说话酸溜溜的：

“二姐，傻丫头，说句讨主子喜欢的话，何致如此……你年轻不懂世事，人心莫测，凡是暗探、侦缉队之流，必然都有正反、阴阳、好坏各种面孔。那张某人所做我们都看在眼里，必非善良之辈。你、你切不可信了他的甜言蜜语。”

傅先生人称“赛诸葛”，他料事常常很准。听了他的话，嗡地一声，我的头上又象捱了一棒。

我又不理张桐了。连胡玉洁也少理。因为他们常常在一起谈什么。可是，我的心是多么寂寞呀，一看见张桐，我就说不上来的伤心，好象什么人把我欺骗了似的。

清明节过了，已经是风和日暖的好时候。冬天，我捱冻；这时，我那身破烂棉衣又叫我捱热了。一个傍晚，我才说喘口气凉快一下，傅太太又打发我上街买东西。回来时，天黑下来，我正走在西单附近的一条胡同里，忽然听到了刺耳的警笛声，接着一辆洋车迎面飞快地跑过来，洋车跑到我面前不远处，突然停住了。从车上跳下一个汉子急匆匆一闪身就窜进斜对面的小胡同里。剩下一辆空洋车和拭着汗珠子的洋车夫走向我面前还在大口喘着气。我还奇怪地望着这辆洋车和洋车夫，忽然那车夫向我低声喊道：

“二姐，快上我的车！”

我一听声音，大吃一惊。想不到这车夫竟是张桐！我的心立时翻搅起来了。傅先生的话在我耳边轰响着：“凡是暗探之流，必然都有正反、阴阳、好坏各种面孔……”平常，他穿着西服皮鞋，戴着鸭舌帽，浑身的学生味；现在呢，戴着破毡帽，穿着破烂的短袄，一下子又变成了一个穷苦的洋车夫。他的脸孔可变得真快呀！

小胡同里，我和他面对面的站住了。我愣愣地瞪住他，他也看着我。多么奇怪，他的脸上没有羞惭，也没有被识破真面目后的凶气，仍然是那么安详，亲切。我们彼此对望了几秒钟。这时，警笛声又响起来，几辆摩托车亮着吓人的灯光同时从远处笔直地冲了过来。听见这声音，张桐在黑影里突然用一种坚决的命令般的口气对我说：

“二姐，快坐上我的车！”

“什么？……”我拔起腿就走。我才不愿跟这号人凑趣呢。

张桐赶上来，一把拉住我，在黑胡同里，他用闪闪发光的眼睛盯住了我：

“二姐，帮帮忙！我可不是坏人。”

那是什么样的眼睛呀，我又看见了那柔和、亲切、蕴藏着深深同情的纯正的目光！于是，傅家夫妇给我童稚的心灵蒙上的灰尘一下子扫光了，二话没说，我抱着一堆油瓶子就跳上了洋车。张桐立刻撒开腿如飞般跑了起来。

坐在车上作梦一样迷迷糊糊，似乎摩托车从身边驰了过去，似乎有巨大的风声响过耳边。我不知坐了多久，也不知走过什么地方。后来车停住了，张桐低沉而又亲切的声音在我耳边响道：

“二姐，下来吧。谢谢你。”

在一条黑胡同口，我下了车，呆呆地看着张桐——他一边大口喘气，一边用毛巾擦着满头大汗。这时，一种深深怜悯的情感突然占据了我的心。“他也是受苦人呀！”于是，我开始在口袋里摸索起来。平日，邻居们看我从不曾有过一文的零花钱，常劝我把替傅太太买东西的钱赚起几个来。可是，我可不做这种事。现在，我一下子从口袋里掏出了所有的钱，仰起脸，使劲往张桐手里一塞，也许那声音只有我自己才能听得见：“车钱……”

张桐把钱塞回我手里，笑笑说：“怎么要你的钱。二姐，你认得回家的路么？这是地安门附近的胡同，你赶快回家吧。”

我看看手里的几角钞票，点点头刚要迈步，张桐又凑近我低声说：“见了傅太太他们可不要说碰见了。”

那还用嘱咐！我对他点头笑笑，算是我的回答。张桐用毛巾当扇子扇着自己，也对我笑笑。他好象还有事情，立刻拉起车把要走了，忽然有一股不可遏制的、奇怪的力量推动着我，我一把紧抓住他的车把，慌急地说：

“张先生，我要问您……”

张桐望望左右无人，轻轻说道：

“二姐说吧。”

“您是好人么？”我的声音那么低，可是又那么固执而有力。

噗哧一声，我们的房客笑起来了。他作了个鬼脸，把头向我

面前一伸，说：

“二姐，你看我这脑袋瓜长得不是人样么？——你怎么问起这个来啦？”

我似乎有点惭愧，可是仍然执拗地说：

“因为我看您象个好人，又象个侦缉队。”

“哦，原来如此呵！大概是你那两位东家对你说的吧？”

我点点头，不知怎的，眼泪一下子潸上了眼眶，我只得低下头来。

“二姐，你想想看，”张桐的声音变得严肃了，他说的又低又慢。“我要是侦缉队，那侦缉队还会来捉我们么？”

我一下子想起刚才那阵紧张景况——吓人的警笛；那个从车上跳下来飞跑了的汉子；张桐求我上车的焦急情形；也想起他拉着洋车不停气地奔走如飞的急情。这样一想，我仿佛一下子聪明起来了。我明白张桐决不是侦缉队之流，而正是和那些人相反的人。于是悲伤的眼泪，变成了快活的眼泪，我让它自由地涌流下来。

张桐看见我流泪，似乎有点奇怪，他迟疑一下说：

“二姐，你的生活太苦啦，你怎不想个法子逃跑呢？”

我赶快抹掉眼泪，连连摇着头：

“可不行！爹娘花了傅家的钱。再说，我、我在北平一个亲人也没有。……这，这是命……”

张桐打断我的话，笑道：

“又是命！二姐，以后可别信这一套啦！这样你就只能一辈子当奴隶。……呵，对不起，我还有事，以后再谈吧。”说完，他向我点点头，拉起车把走进了一条小胡同里。

我一个人站在空寂的小胡同口，对着张桐消失了的背影望着，望着，忽然，我望见了圆圆的闪耀着清辉的月亮；望见了雾蒙蒙的天空笼罩着一层美丽的轻纱。啊，多么美丽的夜啊！我到北平好几年了，可从来不知道这个大地方还有这么好看夜晚。

回到傅家公寓已经快半夜了，当然又免不了一顿毒打。可是这次捋打的时候，我心里却是乐滋滋的。我死死盯着傅家两口子，似乎尝到了一种复仇的愉快。

这几天张桐好象很忙，他不常回公寓来。可是，只要他一回来，傅太太就要偷听他的谈话。这时候，我就又急又气。我虽然还不清楚张桐究竟是干什么的，不过我已经肯定他作的事都是好事了。为了叫张桐知道有人偷听他的谈话，我忽然灵机一动，立刻大胆跑到傅太太隐身的地方喊到：

“太太，大师傅不在，猫把您那块猪肉叼去啦。”

“那还了得！”傅太太一听，三步并作两步跑走了。

再看见她偷听，我又匆匆跑来大喊道：

“太太，四号李先生要借您的洗衣板子。”

她觉得不是大事，我跑来泄漏了她的机关，一个脖儿拐打来，我却在心里高兴的笑了。

张桐知道了我的意思，在这时候常提高声音说笑起来，或者唱起了好听的歌子。

听到了他的歌声，我多么快活呀，仿佛，我又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四月二十三日，张桐已经出门三天没有回来了。开过早饭，傅太太打发我上街买香烟。我走到西单大街，不知出了什么事，街上人山人海，挤挤攘攘。马路当中，一排排长袍大褂或者西装革履的念书人，不断地从南往北移动着。有的手里举着长竹竿，竿子上扎着写着黑字的大白纸，有的拿着各式各样的纸花束或花圈；同时还有一些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大兵也跟在后面。我好奇地站在马路旁边观望着，问旁边的一位年青人：

“这是干什么的呀？”

“李大钊先生出殡。”

“李大钊是干什么的呀？”我又好奇地问。因为这样的出殡可